

古祠凝胜迹 云山照丹心

——访高州新垌东茂坡马兰交通联络站

杨广青

孟秋时节,山风清冽,云絮漫过高州新垌镇连绵的峰峦。驱车沿着蜿蜒的乡道盘旋上山,路旁草木葱茏,漫山绿树被秋风拂过,翻起层层碧浪。远远望去,白云山的山脊隐在淡淡云霭之间,山巅古祠的轮廓,在青山映衬下若隐若现。循着山路缓缓登临,我们来到高州市新垌镇东茂坡村白云山仙师庙,这座历经四百八十载风雨的古刹,既留存着岭南乡土的民俗烟火,也镌刻下解放战争烽火岁月里一段热血沸腾的红色往事。

步入白云山,满目皆是郁郁苍苍的林木,山间涧水潺潺。初秋的微风穿过古树枝桠,簌簌作响,山间云雾时而聚拢、时而散开,把层叠的山峦晕染得朦胧悠远。山门前那座古老石拱门,岁月侵蚀得墙体斑驳,青苔爬满砖石缝隙。门楣上“延年”二字古朴厚重,两侧石刻对联“云蟠福地,山开洞天”,字迹虽已风化褪色,依旧能窥见当年建庙时的格局气度。层层石阶布满沧桑,石缝间钻出野草,拾级缓步向上,便抵达仙师庙的院落。

据村民介绍,白云山仙师庙(旁边有洗太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至今约有四百八十多年历史。数百年沧桑岁月,光阴流转,这里一直是东茂坡及周边乡民的精神寄托。当地年长的村民坐在庙前的石阶上,向我们娓娓讲述古庙的旧事。旧时每逢庙会节庆,远近村落的百姓便登山而来,焚香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家宅安宁。

古祠之内,红幔神龛依旧保存完好,高悬的“绩著圮桥”牌匾,墨色沉厚,见证着古祠世代绵延的香火。数百年来,青山为伴,古庙安驻,一方庙宇承载着一方乡土百姓朴素的祈愿。

谁也不曾想到,这座安于深山的民俗古祠,在山河飘摇的解放战争年代,摇身一变,成为粤西大地隐秘而坚固的革命堡垒。1946年,革命火种悄然播撒进白云山的密林。地下党员邓培基受茂电信党组织委派,回到新垌开展地下革命工作,选中这座地处深山、位置隐蔽的仙师庙,设立马兰交通联络站。

深山古庙远离集镇,林木环绕,便于隐蔽,是开展地下斗争得天独厚的据点。白日,地下党员们隐匿在古庙厅堂厢房,召开秘密会议,传递情报密信,掩护往来的革命同志;夜幕降临,他们便翻山越岭奔赴山下村落,发动群众,组织对敌斗争。

村里老人的口述,让烽火岁月的画面历历在目。邓铸民担任联络站负责人,陈以大、柯日轮、李文新等地下党员时常栖身于此。古庙的每一处角落,都留下革命者奔走的足迹。在党组织的动员之下,淳朴的山乡村民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洪流。当地村民踊跃加入游击队、武工队,农会、民兵组织相继建立,农会会员多达230多人。无数农家子弟告别家园,奔赴斗争前线,更多乡亲留守后方,默默扛起支援革命的重担。

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恶环境下,马兰交通联络站肩负起繁重的使命。同志们在这里传递各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掩护革命干部辗转往来,为游击队员提供食宿;张贴散发革命传单,破坏敌人通讯设施,筹集粮草经费支援部队。物资匮乏,乡亲们便节衣缩食,捐献粮食银钱;敌人扫荡搜捕,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工作者,掩护同志转移。即便环境步步凶险,马兰交通联络站自建立起,从未发生泄密事故。

翻阅泛黄的《评了解放战争游击根据地审批表》档案,纸上一笔一划记录着东茂坡各村的革命史实。东茂坡、马兰、良坑等村庄,均被评定为解放战争游击根据地。当地群众建立农会、妇会,建立革命“两面政权”,开展抗租抗税斗争。村民们踊跃捐献物资,收缴枪支弹药,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有村民为掩护革命同志遭到敌人抓捕,受尽酷刑,依旧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点秘密。曾经香火缭绕的古祠,不再仅仅是供奉仙师神明的庙宇,已然化作凝聚民心、点燃革命星火的红色摇篮。庙堂的烟火,与革命者心中信仰的火光,在此交织相融。

伫立古庙庭院,凝望斑驳的土墙、老旧的木梁、古朴的农具,仿佛穿越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旧时革命者在庙堂之中谋划斗争,山间密林里游击队员穿梭奔忙;山下村落,村民百姓以

血肉之躯筑起后方防线。古庙的檐角,看过山间皎洁的明月,也见证过烽火硝烟。一砖一瓦,都铭刻着山乡儿女舍生取义的赤诚。

七绝·白云山古祠怀烈
白云山上白云飞,
烽火曾燃此翠微。
一祠尽载丹心史,
长照乡关万古辉。
硝烟散尽,岁月流转。如今的白云山,青山依旧,白云悠悠。仙师庙历经数百年风雨,虽有残垣,胜迹犹存。山下矗立的红色遗址纪念碑,镌刻着马兰交通联络站的完整史实,石碑上的文字,把这段烽火往事永远留存于这片土地。

一座古庙,承载两段厚重的历史。四百多年的民俗传承,是岭南乡土文化鲜活的印记;解放战争时期的浴血斗争,彰显着粤西人民不屈的家国风骨。它既是乡民祈愿平安的精神家园,也是镌刻红色记忆的革命旧址。

秋风掠过山间,古祠巍然伫立。青山不语,古迹留痕。白云山仙师庙的故事,藏在层峦叠翠之间,藏在一砖一瓦的斑驳里,更藏于粤西人民代代相传的思忆中……

回望过往,我们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情怀:既有烟火人间的温柔,亦有家国危难时挺身而出的热血担当。这一段跨越数百年的过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久久追忆,代代相传。



茂名印记

参加培训学习 提高生产技能

翻开泛黄的相片,好学的青年们一个个瞪大双眼,用如饥似渴的眼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讲台上的老师认真听课。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提高农场青年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化州市红峰农场组织举办了文化科学知识生产技能培训班。能参加培训,让知青们倍感幸运、倍感开心、倍感珍惜。

文/陈冲 图/红峰农场



我的语文我的师(下)

一平

达开高中是为纪念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而命名的,它坐落在西江边,校园很小,而且校舍也很陈旧。我插班到高二级的农医班,属于理科类,学习语数英政和理化生物七门课。这样看来,面临高考还在读上面那些文史著作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好在没什么人管我。当时教物理、化学和生物、英语的几位老师都是上完课就走,跟我们没什么交流,都不记得姓啥了。除了李老师,我记得政治老师姓苏,脸上有个胎记,讲课时两道眉毛会不时舞动,令人印象深刻。还有教数学的覃老师,个子很小,体格很弱的样子。有一次晚修时教室停电,大家的桌上都点着一支蜡烛。后来有电了,大家都吹熄蜡烛,可是他中气不足,吹了好几下才吹熄火,看着真让人心疼。覃老师对教学十分认真负责,课后还抓了几个种子选手开小灶,我也有幸被他选中。可惜我那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文史上了。

每天早上我都起得很早,跑跑步,然后在校门外的摊档买早餐、吃早餐。上课前经常有个空档,我就在临江的围墙边瞭望,胡思乱想,看太阳从江中升起,品味“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意境。有时候兴起了,还拙劣地仿作一首。不过这个兴趣没保持多久,因为很快我就发现,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的巅峰,值得欣赏、学习,但模仿之作有如狗尾续貂,抒情达意还是老实用现代汉语吧。

轻松考了个全县第一名

我其实在达开高中呆的时间还不到十个月,次年五月参加完预考就回

海南了。海南是第二年才开始实行预考的。后来贵港的亲戚写信来告知我预考成绩,自然也是语文好过数学了。

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中学前几年我都是偏理科的,没想到在达开高中这几个月就转向文科了。所以八一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没考上也是预料中的。八一年暑假我准备回农场中学复读时,已经决定改考文科了。凑巧的是,这时我在南方日报读到当年广东文科状元的一篇报道,他来自信宜,也是复读时从理科改为文科的。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鼓励。

鉴于农场中学的师资状况,我打定主意,除了数学课,其他什么课我都不去上,就在宿舍里自习。当时教语文课的仍然是徐老师。他仍然很认真负责,有一天专程来到宿舍,说明天要讲重要的内容,要我务必去听课。第二天我去听了他的课,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内容,过后我又不去了。好在他再也没有来找我。

其实那一年高考我考得最好的就是语文,成绩是全县第一名,96分(满分120)。当年相邻两个县的语文第一名也考上师专与我同班,他们的分数都比我低几分。这个分数放在现在的考场当然不够看,但那时大家的分数普遍不高,当年全省的语文第一名也只是103分。为这事,农场中学还举行表彰大会,请我父亲去介绍经验,并奖励我20元。

那年高考我其他科成绩平平,全靠语文成绩把总分拉到专科线。而语文又是我学得最轻松的,这似乎值得多说说几句。我那时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就是按照李老师的方法,把高

中几年的课本翻来覆去地读。唯一的语文课外书是一本《宋词赏析》,大概收录了近百首词以及名家的赏析,我也是翻来覆去地读。此外,就是坚持写日记,虽然不能绝对做到天天写。写日记的好处是每天都回顾一下当天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虽然做不到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但总会有收获。而且写日记可以无所顾忌,随意挥洒,练笔最好。后来我听一位名家说及写日记的好处:“坚持三年必有小成,坚持十年必有大成。”按照他的理论,到1982年参加高考时,我才坚持了不到两年,算是打了六折的小成吧。

四十年后的神奇重逢

虽说语文考了高分,但我那时没有归功于徐老师。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徐老师曾经留给我一份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记录生活。当年他天天逼我们写日记,虽然觉得很讨厌,但我此后养成写日记和记录人生、记录社会的习惯,应该是拜他所赐。而这一习惯,促使我敏于思考、勤于写作,受用终身。至于说到读错字,面对庞大复杂的中国文字系统,谁敢说自己没有读错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在不断发现自己有读错的时候。后来看新闻,说到某某大牌高校的校长也读错字,心下就更加释然了。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是中老年人了。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的醒悟似乎更迟了点,因为这时候徐老师已经去世了。为此我特别想念那位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李老师。

离开贵县后,我只回过一两次。

那时它已经改成地级市的贵港了,而达开高中也已经迁到郊外,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校园。但这似乎跟我没关系了,因为当年的老师、同学一直没联系过。

2023年12月4日晚,我刚入住贵港市国际大酒店,就接到承办单位贵港日报社同仁的通知,请采访团成员到酒店旁边的一家餐馆用晚饭。出面接待的是贵港日报社总经理苏女士,她特意安排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团员坐到她身边。席间我与苏总聊起来,说我四十年前在达开高中读过书,她笑道她的亲哥也在达开高中教过政治。我问她是不是脸上有个胎记的,她说正是。这真是神一样的安排啊。就这样我联系上了苏老师、李老师和覃老师。

采访结束后,我请几位老师吃了顿饭,见到了我心心念念的李老师。此时的她已经八十多岁了,精神矍铄,风采依旧。她其实已经不记得我姓甚名谁,但这不妨碍我当面向她表达谢意,并汇报我的经历。覃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瘦小,起初我还先入为主地以为他老得走不动了,饭后坚持要扶他回去。可才是走出楼梯门口,他就告诉我,他每天晚饭后要走三千步,不用人陪。苏老师年届七旬,看起来仍是年富力强,当天晚上他在电视上看到贵港电视台采访我的镜头,第二天又特别打电话来赞誉、鼓励了一番。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

感谢上苍,让我在年届六旬的时候还能见到昔日的老师。

(完)

博贺开渔

梁寿禄

茂名滨海新区博贺渔港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渔节。近年来,在市、县(区)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渔节一年比一年隆重,一年比一年多姿多彩。

博贺港伏季休渔是为了蓄后劲,为了广大群众食有鱼。休渔行动是在1999年开始,至今已有27个年头。头几年每年休渔两个月,后来每年休渔时间延长。今年的休渔是从五月一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午结束,为时三个半月。八月十六日中午起渔船是法定开航时间。前些年渔船休渔结束,群众在码头上排长队欢送渔船开航。人们高呼:“祝广大渔民出海顺风顺水,满载而归”,并燃放炮竹表示祝贺。

近几年来,由于博贺港渔业生产快速发展,上级对休渔期满重新开航十分重视,把渔船重新开航的当天定为“开渔节”来庆祝。在开渔节前一天,市、县(区)镇党委政领导亲临博贺港码头现场指导,并作出以安全生产为内容的重要讲话。

博贺港在“开渔节”的前几天,全港每艘渔船老板组织船员们对船体、机械和各种仪器及网具等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备齐出海生产的一切生活和生产物资,确保安全生产。开渔“筹委会”的工作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组织丰富多彩的节目,有舞狮队、飘色队、渔家民兵妇女织网队表演,还有渔家妇女唱传统的咸水歌队和中小生歌舞队表演等。

近年来,外地前往博贺港观看“开渔节”盛况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每每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组织志愿者守护各路口,指引外来车辆的停泊。由于天气太热,各街道志愿者选择适当位置架起帐篷,为群众提供免费凉茶。镇上各机关单位和群众住户自觉开放卫生间给外地观众使用,深得广大群众称赞。还有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开渔宴,八月十五日下午六时,准点在渔港码头上开席。开渔宴是请全港出海捕鱼的渔民和与渔业生产有关系的各界人士享用。去年的开渔宴摆一千桌,今年由于各渔贩商家客户增多,开渔宴要摆一千二百桌。博贺渔港开渔节阵容鼎盛,空前未有,是博贺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博贺渔港的重视,对广大渔民的爱护和关怀。博贺港广大渔民衷心表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捕鱼,捕好鱼,多为社会作贡献。

一碗没动的“病号饭”

杨振文

在70年代的绿色军营里,“病号饭”是一碗热乎乎的面条或稀粥,表达战友之间无声的关爱。1975年我因嘴巴重度感染导致无法进食美味的“病号饭”面条,然而却深切感受到部队战友亲切温暖的关爱,时隔多年每每想起这件事,依然让我倍觉感动终生难忘。

1974年冬季,血气方刚的我放弃大队总辅导员的职位,报名应征成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1975年4月,新兵连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驻粤北某部队服役。来到部队后不愁吃穿,每顿吃得饱饱的,这让我深深爱上了军营,样样工作争前列。

6月初的一天,我们班去菜园搞农副业生产。上进心强的我挑了最重的挑粪水活。中间休息时,缺乏卫生常识的我用手指挤压右边上嘴唇一粒有脓的青春痘。以前这样做从未出事,可这次指甲藏有细菌,挤压后发生严重感染。当晚痛得我翻来覆去,彻夜未眠。次日清晨,上嘴唇肿得像猪八戒的嘴巴。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我忍不住哭哭了。炊事班长知道我爱吃面,特意做了一大碗鸡蛋葱花面条。可我嘴巴肿得张不开,连喝水都困难,更别说吃面了。早餐端来的“病号饭”我一筷子没动,午餐同样如此。

将近一天滴水未进,战友们焦急万分。部队政委陆廉夫得知后高度重视,当日中午便指派刘医生护送我乘火车赶往乐昌县解放军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嘴巴周围是危险三角区,所幸送医及时,再迟半天后果不堪设想。

住院期间,负责护理我的夏护士把我当亲弟弟看待,照顾得无微不至。得知我因病背上思想包袱,她像大姐一样与我谈心,鼓励我放下顾虑、积极配合治疗。夏护士是湖南长沙人,1971年入伍。在远离父母的异地他乡,能得到她这般悉心照料,我心中充满感激。

经过一个多月治疗,我基本康复,于8月中旬出院。医生开了一个月全休病假单,叮嘱我不要暴晒。可上进心强的我没把医嘱放在心上,回部队后将病假单压在床垫下,全身心投入学习训练。

在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几年努力,我从战士成长为干部。提干后,我带着感恩之心去解放军医院寻找夏护士,却被告知她已转业回长沙。此后每次路过长沙,我都会特意停留打听,但人海茫茫,始终杳无音讯。再见夏护士一面至今仍是我未竟的心愿。

当年那碗没动过筷子的“病号饭”面条,部队战友对我的温暖关爱,夏护士给予病中的我无微不至的照顾,都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军营这个大熔炉里凝结的战友情谊,我永远珍藏心底。